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十二樓
第十一回 歸正樓第一 發利市財食兼收 侍精詳金銀兩失

詩云： 為人有志學山丘，莫作卑污水下流。
山到盡頭猶返顧，水甘濁死不回頭。
砥瀾須用山為柱，載石難憑水作舟。
畫幅單條懸壁上，好將山水助潛修。

這首新詩要勸世上的人個個自求上達，不可安於下流。上達之人，就如登山陟嶺一般，步步求高，時時怕墜，這片勇往之心自不可少。至於下流之人，當初偶然失足，墮在罪孽坑中，也要及早回頭，想個自新之計。切不可以流水為心，高山作戒，說：「我的身子業已做了不肖之人，就像三峽的流泉，匡廬的瀑布，流出河來，料想回不轉去，索性等他流入深淵，卑污到底。」這點念頭，作惡之人雖未必個個都有，只是不想回頭，少不得這般地步，要曉得水流不返，還有滄海可歸；人惡不俊，只怕沒有桃源可避。到了水窮山盡之處，惡又惡不去，善又善不來，才知道綠水誤人，黃泉招客，悔不曾遇得正人君子，做個中流砥柱，早早激我回頭也。

《四書》上有兩句云：「雖有惡人，齋戒沐浴，亦可以事上帝。」「齋戒沐浴」四個字，就是說的回頭。為什麼惡人回頭就可以事上帝？我有個絕妙的比方：為善好似天晴，作惡就如下雨。譬如終日晴明，見了明星朗月，不見一毫可喜。及至苦雨連朝，落得人心厭倦，忽然見了日色，就與祥雲瑞靄一般，人人快樂，個個歡欣，何曾怪他出得稍遲、把太陽推下海去？

所以善人為善，倒不覺得稀奇，因他一向如此，只當是久晴的日色，雖然可喜，也還喜得平常。惡人為善，分外覺得奇特，因他一向不然，忽地如此，竟是積陰之後，陡遇太陽，不但可親，又還親得炎熱。故此惡人回頭，更為上帝所寵，得福最易。

就像投誠納款的盜賊，見面就要授官，比不得無罪之人，要求上進，不到選舉之年，不能夠飛黃騰達也。

近日有個殺豬屠狗的人，住在持齋念佛的隔壁。忽然一日遇了回祿之災，把持齋念佛的房產燒得罄盡，單留下幾間破屋，倒是殺豬屠狗的住房。眾人都說：「天道無知，報應相反！」

及至走去一看，那破屋裡面有幾行小字，貼在家堂面前。其字云：「屠宰半生，罪孽深重。今特昭告神明，以某月某日為始，改從別業，誓不殺生。違戒者天誅地滅。」眾人替他算一算，那立誓的日子比失火之期只早得三日，就一齊驚異道：「難道你一念回頭，就有這般顯應？既然如此，為什麼持齋念佛的修行半世，反不如你？」那殺豬屠狗的應道：「也有些緣故。」

聞得此老近日得了個生財的妙方，三分銀子可以傾做一錢，竟與真紋無異。用慣了手，終日閉戶傾煎，所以失起火來，把房產燒得罄盡。」眾人聽了，愈加警省。

古語云：「一善可以蓋百惡。」這等看來，一惡也可以掩百善了。可見「回頭」二字，為善者切不可有，為惡者斷不可無。

善人回頭就是惡，惡人回頭就是善。東西南北，各是一方，走路的人不必定要自東至西、由南抵北，方才叫做回頭，只須掉過臉來，就不是從前之路了。這回野史說一個拐子回頭，後來登了道岸，與世間不肖的人做個樣子，省得他錯了主意，只說罪深孽重、仟悔不來，索性往錯處走也。

明朝永樂年間，出了個神奇不測的拐子，訪不出他姓名，查不著他鄉里，認不出他面貌。只見四方之人，東家又說被拐，西家又道著騙，才說這個神棍近日去在南方，不想那個奸人早已來到北路。百姓受了害，告張緝批拿他，搜不出一件真贓，就對面也不敢動手。官府吃了虧，差些捕快捉他，審不出一毫實據，就拿住也不好加刑。他又有個改頭換面之法，今日被他騙了，明日相逢，就認他不出。都說是個攪世的魔王！把一座清平世界，弄得鬼怕神愁，刻刻防奸，人人慮詐。越防得緊，他越要去打攪；偏慮得慌，他偏要來照顧。被他攪了三十餘年，天下的人都沒法處治。直到他賊星退命，驛馬離宮，安心住在一處，改邪歸正起來，自己說出姓名，敘出鄉里，露出本來面目；又把生平所做之事時常敘說一番，叫人以此為戒，不可學他。所以遠近之人把他無窮的惡跡倒做了美談，傳到如今，方才知來歷。不然叫編野史的人從何處說起？

這個拐子是廣東肇慶府高安縣人，姓貝，名喜，並無表字，只有一個別號，叫做貝去戎。為什麼有這個別號？只因此人之父原以偷摸治生，是穿箭中的名手，人見他來，就說個暗號，道：「貝戎來了，大家謹慎！」「貝」「戎」二字合來是個「賊」字，又與他姓氏相待，故此做了暗號。及至到他手裡，忽然要改弦易轍，做起跨灶的事來，說：「大丈夫要弄銀子，須是明取民財，想個光明正大的法子弄些用用。為什麼背明趨暗，夜起晝眠，做那鼠竊狗偷之事？」所以把「人俞」改做「馬扁」，「才莫」翻為「才另」，暗施譎詐，明肆談諧，做了這樁營業。人見他別創家聲，不仍故轍，也算個亢宗之子，所以加他這個美稱。其實也是囊中萬刺，上下兩個字眼究竟不曾離了「貝戎」。但與乃父較之，則有異耳。

做孩子的時節，父母勸他道：「拐子這碗飯不是容易吃的，須有孫龐之智，賁育之勇，蘇張之辯，又要隨機應變，料事如神，方才騙得錢財到手。一著不到，就要弄出事來。比不得我傳家的勾當是背著人做的，夜去明來，還可以藏拙。勸你不要更張，還是守舊的好。」他拿定主意，只是不肯，說：「我乃天授之才，不假人力。隨他什麼好漢，少不得要墮人計中。還你不錯就是。」父母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試你一試。我如今立在樓上，你若騙得下來，就見手段。」貝去戎搖搖頭道：「若在樓下，還騙得上去。立在上頭，如何騙得下來？」父母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我就下來，且看用什麼騙法。」及至走到樓下，叫他騙上去。貝去戎道：「業已騙下來了，何須再騙。」——這句舊話傳流至今，人人識得，但不辨是誰人所做的事，如今才揭出姓名。——父母大喜，說他果然勝祖強宗，將來畢竟要恢宏舊業，就選一個吉日叫他出門，要發個小小利市，只不要落空就好。

誰想他走出門去，不及兩三個時辰，竟領著兩名腳夫，抬了一桌酒席，又有幾兩席儀，連台盞杯箸，色色俱全，都是金鑲銀造的。抬進大門，秤了幾分腳錢。打發來人轉去。父母大驚，問他得來的緣故。貝去戎道：「今日乃開市吉期，不比尋常日子。若但是腰裡撒撒，口裡不見嗒嗒，也還不為稀罕。連一家所吃的喜酒，都出在別人身上，這個拐子才做得神奇。如今都請坐下，待我一面吃，一面說，讓你們聽了都大笑一場就是。」父母歡喜不過，就坐下席來，捏著酒杯，聽他細說。

原來這桌酒席是兩門至戚初次會親，吃到半席的時節，女家叫人撤了送到男家去的。未經撤席之際，貝去戎隨了眾人立在旁邊看戲，見他吃桌之外另有看桌，料想終席之後定要撤主送他，少不得是家人引領，就想個計較出來。知道戲文鬧熱，兩處的管家都立在旁邊看戲，決不提防。又知道只會男親，不會女眷，連新婦也不曾回來。就裝做男家的小廝，闖進女家的內室。丫鬟看見，問他是誰家孩子。他說：「我是某姓家僮，跟老爺來赴席的。新娘有句說話，叫我瞞了眾人說與老安人知道。故此悄悄進來，煩你引我一見。」丫鬟只說是真，果然引見主母。貝去戎道：「新娘致意老安人，叫你自家保重，不要想念他。有一句說話，雖然沒要緊，也關係府上的體面，料想母子之間決不見笑，所以叫我來傳言。」她說：「我家的伴當，個個生得嘴饞，慣要偷酒偷食，少刻送桌面過去，路上決要抽分，每碗取出幾塊，雖然所值不多，我家老安人看見，只說酒席不齊整，要譏諷她。求你到換桌的時節，差兩個得當用人把食籬封好，瞞了我家伴當，預先挑送過門，省得他弄手腳。至於抬酒之人，不必太多，只消兩個就有了。連帖子也交付與他，省得嘈嘈雜雜，不好款待。」那位家主婆見他說得近情，就一一依從，瞞了家人，把酒席送去。臨送的時節，貝去戎又立在旁邊，與家主婆唧唧噥噥說了幾句私話，使抬酒的看見，知道是男家得用之人。

等酒席抬了出門，約去半里之地，就如飛趕上去道：「你們且立住。老安人說：還有好些菜蔬，裝滿一廬食籬，方才遺落了，不曾加在擔上，叫我趕來看守，喚你們速轉去抬了出來。」家人聽見，只說是真，一齊趕了回去。貝去戎張得不見，另僱兩名腳

夫，抬了竟走。所以抬到家中，不但沒人追趕，亦且永不敗露。——這是他初出茅廬第一樁燥脾之事。

父母聽見，稱贊不了，說他是個神人。從此以後，今日拐東，明日騙西，開門七件事，樣樣不須錢買，都是些倘來之物。

把那位穿窬老子，竟封了太上皇，不許他出門偷摸，只靠一雙快手，養活了八口之家，還終朝飲酒食肉，不但是無饑而已。做上幾年，聲名大著，就有許多後輩慕他手段高強，都來及門受業。他有了幫手，又分外做得事來，遠近數百里，沒有一處的人不被他拐到騙到。家家門首貼了一行字云：

知會地方，協拿騙賊。

有個徽州當舖開在府前，那管當的人是個積年的老手，再不曾被人騙過。鄰舍對他道：「近來出個拐子，變幻異常，家家防備。以後所當之物，須要看仔細些，不要著他的手。」那管當的道：「若還騙得我動，就算他是個神仙。只怕遇了區區，把機關識破，以後的拐子就做不成了。」說話的時節，恰好貝去戎有個徒弟立在面前，回來對他說了。貝去戎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與他試試手段！」偶然一日，那個管當的人立在櫃檯之內，有人拿一錠金子，重十餘兩，要當五換。管當的仔細一看，知有十成，就兌銀五十兩，連當票交付與他，此人竟自去了。

旁邊立著一人，也拿了幾件首飾要當銀子，管當的看了又看，磨了又磨。那人見他仔細不過，就對他笑道：「老朝奉！這幾件首飾，所值不多，就當錯了也有限，方才那錠金子倒求你仔細看看，只怕有些蹊蹺。」管當的道：「那是一錠赤金，並無低假，何須看得？」那人道：「低假不低假我雖不知道，只是來當的人我卻有些認得，是個有名的拐子，從來不做好事的。」

管當的聽了，就疑心起來，取出那錠金子，重新看了一遍，就遞與他道：「你看，這樣金子，有什麼疑心？」那人接了，走到明亮之處替他仔細一看，就大笑起來，道：「好一錠赤金，准值八兩銀子！你拿去遞與眾人，大家驗一驗，且看我的眼力比你的何如。」那店內之人接了進去，磨的磨，看的看，果然試出破綻來。原來外面是真，裡面是假，只有一膜金皮，約有八錢多重，裡面的骨子都是精銅。

管當的著起忙來，要想追趕，又不知去向。那人道：「他的蹤跡瞞不得區區，若肯許我相酬，包你一尋就見。」管當的聽了，連忙許他謝儀，就帶了原金同去追趕。

趕到一處，恰好那當金之人同著幾個朋友在茶館內吃茶。

那人指了，叫他：「上前扭住，喊叫地方，自然有人來接應。只是一件：你是一個，他是幾人，雙拳不敵四手，萬一這錠金子被他搶奪過去，把什麼賊證弄他？」管當的道：「極說得是。」

就把金子遞與此人，叫他立在門外，「待我喊叫地方，有了見證之後，你拿進來質對。」此人收了。

管當的直闖進去，一把扭住當金之人，高聲大叫起來。果然有許多地方走來接應，問他何故。管當的說出情由，眾人就討賊物來看。管當的連聲呼喚，叫取賊物進來，並不見有人答應。及至出去抓尋，那典守賊物之人又不知走到何方去了。當金的道：「我好好一錠赤金，你倒遇了拐子被他拐去，反要弄起我來！如今沒得說，當票現存，原銀也未動，速速還我原物，省得經官動府！」

倒把他交與地方，討個下落。地方之人都說他「自不小心，被人騙去，少不得要賠還。不然，他豈有干休之理？」

管當的聽了，氣得眼睛直豎，想了半日，無計脫身，只得認了賠還。同到店中，兌了一百兩真紋，方才打發得去。

這個拐法，又是什麼情由？只因他要顯手段，一模一樣做成兩錠赤金，一真一假。起先所當原是真的，預先叫個徒弟帶著那一錠立在旁邊，等他去後，故意說些巧話，好動他的疑心。

及至取出原金，徒弟接上了手，就將假的換去，仍遞與他。

眾人試驗出來，自然央他追趕。後來那些關竅，一發是容易做的，不愁他不入局了。你說這些智謀，奇也不奇，巧也不巧？

起先還在近處掏摸，聲名雖著，還不出東西兩粵之間。及至父母俱亡，無有罣礙，就領了徒弟，往各處橫行。做來的事，一樁奇似一樁，一件巧似一件。索性把惡事講盡，才好說他回頭。